



香港亨達集團創辦人及榮譽顧問

鄧予立——著

老玩童 情迷巴黎
遊法國



英雄的見證：凱旋門

巴黎的戴高樂廣場（Place Charles de Gaulle，原名星形廣場）連接香榭麗舍大道和偉軍大道（Avenue de la Grande Armée，或譯為大軍團大街），共有十二條大道以其為交匯點，輻射狀向外延伸。座落於廣場圓環中央的，正是凱旋門（Arc de triomphe de l'Étoile）。

我將凱旋門視為這座城市的偉大地標，相信不會有人產生異議！

往年每逢七月十四法國國慶日，閱兵儀式就從凱旋門開始。這一天，香榭麗舍大道兩側擠滿觀禮的群眾，人聲鼎沸，氣氛熱烈；空軍軍機隊伍自凱旋門上空飛越，噴出象徵法國國旗紅、白、藍三色的彩霧；軍方的巡遊隊伍列起方陣，自凱旋門出發，氣勢雄壯、規模浩大，盛大的排場把當天的活動推至高潮。可惜我至今都還沒有機會親眼目睹這天的精彩盛況，不過疫情期間我倒是曾遇上第一次世界大戰勝利紀念日，慶祝儀式的規模當然比不上國慶活動，卻也聊勝於無。





凱旋門為巴黎的偉大地標

講回凱旋門這座具有紀念意義的地標建築，它不單代表巴黎，同時也是法國的象徵。顧名思義，凱旋門為的是迎接征戰凱旋而歸的軍隊。一八〇五年，法蘭西共和國第一位執政者與帝國皇帝拿破崙（Napoleon Bonaparte）在奧斯特里茨戰役（Battle of Austerlitz）打敗俄奧聯軍，翌年下令修建凱旋門，以紀念他的赫赫戰績，並且便於迎接日後凱旋的法國將士。此項建築由建築師夏格倫（Jean Chalgrin）設計，不料在建築期間，拿破崙遭到推翻，工程一度終止，及後才又復工，經過斷斷續續的興建，最終在三十年後完工，並於一八三六年七月二十九日舉行了落成啟用儀式。



◁△凱旋門門柱上的花飾浮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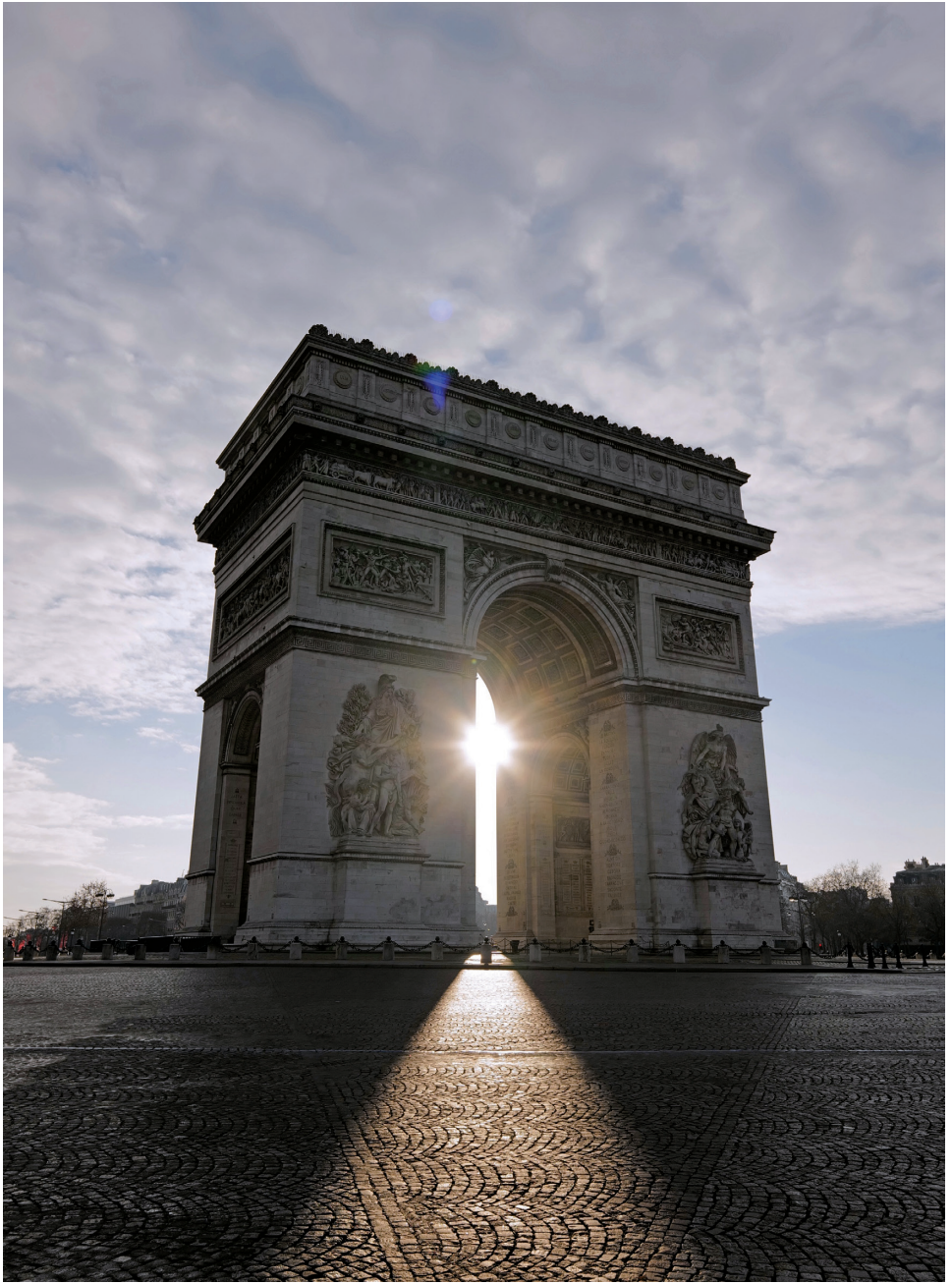
如今凱旋門是世界上最大的圓拱門，高四十九點五四米、寬四十四點八二米、厚達二十二點二米，中心拱門部分高三十六點六米、寬十四點六米。前後兩面的門柱上，雕刻了四座著名的花飾浮雕，分別是一出「征」（La Marseillaise，或稱《馬賽曲》）、「勝利」（Le Triomphe）、「和平」（La Paix）和「抵抗」（La Résistance）。而在這四塊巨型浮雕的上面，還有六面長方形的淺浮雕，記錄拿破崙時代的重要歷史事件，如馬赫索將軍（Marceau）的葬禮、阿布奇戰役（Aboukir）、強渡阿赫高樂大橋（Arcole）、攻占阿萊

克桑德里 (Alexandrie)、熱瑪卑斯戰役 (Jemmapes) 和奧斯特里茨戰役 (Austerlitz) 等。這些浮雕亦是精美的工藝品，值得細細觀賞。

此外，凱旋門頂端有個瞭望平臺，我曾經乘電梯登上，也試過沿著有兩百八十四級的螺旋階梯步行上去。從高處俯瞰城市，環顧四周，欣賞氣勢磅礴的壯麗景色。

我每次來到巴黎，住在喬治五世大街上，清晨漫步香榭麗舍大道已成爲習慣。站在大道上，無論遠近，都能清楚望見這座巨大的拱門。當旭日從凱旋門後方冉冉升起，金光燦爛的晨光穿透拱門，晨曦中，凱旋門宏偉而壯麗的姿態，彷彿對過去的輝煌致敬。我有時亦會走到拱門下方，無名英雄墓永不熄滅的長明火前，緬懷在戰事中犧牲的生命，並祈願動亂不再，和平永存。

歷史總愛捉弄人，戰績彪炳的拿破崙生前未能進入凱旋門，直到他於聖赫勒拿島 (St. Helena) 去世的十九年後，遺骸才被法國政府接回。一八四〇年十二月十五日，他的靈柩穿過由自己主持建造的凱旋門，最後安葬在塞納河畔的傷兵院裡。



日出時分，太陽正好從凱旋門中間升起



無名英雄墓

二〇二三年底有一部大製作電影《拿破崙》(Napoleon)上映，我第一時間前去觀看。其實關於拿破崙的史學研究、文學創作以及影視作品已經車載斗量，我也翻閱過很多關於他的資料，又看過從前所拍攝與拿破崙有關的電影，對於這次的片子，我在觀影後頗感失望。電影中只是截取了拿破崙的某些人生片段，特別是他與第一任妻子約瑟芬(Joséphine)的情史，有些明顯是杜撰的內容或藝術創作，最後部分篇幅用來講述滑鐵盧戰役(Battle of Waterloo)的失敗，

頗有些春秋筆法。當然這不過是我的個人觀點，但因為我對拿破崙這位重要人物有著由衷的敬佩，對於電影著重表達的內容感到不滿。

拿破崙出生於當時仍未屬於法國的科西嘉島（Corsica）上，來自一個小貴族家庭。他的身高僅一點六米，身材矮小，卻憑著機智，在一七九三年一場土倫圍城戰爭中嶄露頭角，之後屢建戰功，地位逐漸攀升。他曾經站在權力之巔，也曾經戰敗遭到流放，人生可謂大起大落，但無論處在何種境遇下，都不會改變他強大的自信心。

不瞭解拿破崙的人只記得一場「滑鐵盧」，只想瞭解他和妻子約瑟芬的情史，認為他是個只會征戰的「武夫」，是個沉迷於個人感情的「情聖」，殊不知拿破崙最傑出的成就是制訂和頒布了《拿破崙法典》（又稱《民法典》或《法國民法典》），構建起一個前所未有的選舉投票規範體系，可惜這種種成就在電影中卻隻字不提。

此外，我認為拿破崙還有著不凡的文學造詣，當他被流放到厄爾巴島（Elba）時，曾說過一句「Able was I ere I saw Elba」，典型的回文句，對上馬紅軍先生的譯文「落敗孤島孤敗落」，簡直妙哉！



當然，作為一個頗有爭議的歷史人物，拿破崙的功過自有歷史評說，但毫無疑問的是法國幾代人都一致認同他是民族英雄。二〇二〇年的時候，我第一次來到這位著名軍事家、政治家和改革家的故鄉科西嘉島，在那裡我不禁再一次回想這位傳奇人物的一生，「人生得喪何須計？一任浮雲過眼來。」如果可以穿梭時間的話，真想回到那個年代，親自領略這位「超級偶像」的風采。



日出巴黎：聖心堂

日出象徵著光明、美好和希望。我曾向當地的朋友以及酒店的禮賓部請教，在巴黎哪處觀賞到的日出最美，得到幾乎一致的答案——蒙馬特（Montmartre），它是巴黎第十八區一座高一百三十米的山崗，也是巴黎地勢最高處。多年來，我數次來到這兒，每回都擠滿了旅客，只能逗留片刻，爲的是俯瞰這座城市的壯麗風光，卻從未在此觀日出。曾聽法國朋友明言，沒看過這裡的日出，就不算真正見過巴黎。

二〇二〇年九月，我在巴黎短暫停留，當時全球疫情壓頂，巴黎也不例外，旅客入境仍受限制，人數並不多，更遑論大清早來到蒙馬特。往日熱門的景點只有寥寥幾人，相當冷清，四圍更顯得寂靜。我在此時觀看日出巴黎城的景致，免去與人肩摩踵接的痛苦，可說是機會難得。

這日，天空中點綴了幾朵浮雲，但見東方映現出霞光，一輪紅日噴薄欲出，光芒穿透了黑暗，朝四方散開，隨著太陽冉冉升起，全城頓時浸染了橙





聖心大教堂位於蒙馬特高地



作者於聖心大教堂前留影

紅的色調。我和現場其他幾個人屏聲歛息，靜靜欣賞如此美妙的絕景，正好應了「日出之美，勝在寧靜」。待到日上三竿，我才心情愉悅地轉過身來，回望在豔陽映照下的聖心大教堂（Basilique du Sacré-Cœur，或稱聖心聖殿、聖心堂）。